



庄学本

ZHUANG XUEBEN

中国工人出版社

庄学本

ZHUANG XUEBE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学本 / 庄学本摄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6.1  
(中国摄影家丛书 / 李媚, 阮义忠主编)  
ISBN 7-5008-3595-7

I. 庄... II. 庄... III. 摄影集 - 中国 - 现代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935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62005047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0 千字

印 张: 6

印 数: 3000

定 价: 38 元

书 号: ISBN 7-5008-3595-7/J · 32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三十年代的目光

——庄学本摄影的双重价值

· 李 媚

## 三十年代的社会纪实与报道摄影

以前，只要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想到沙龙摄影，而社会纪实与报道摄影总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所以当我第一次在阮义忠先生的《摄影家》杂志上看到方大增图片时真是无比的激动与感慨。因为在此之前，总有一个疑问盘旋于心际不能消散：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之前，除了沙龙摄影之外，中国有哪些关注社会生活报道的摄影家，他们的图片在哪儿？

当方大增终于像一颗流星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时，我们曾经深深地为中国没有西方影像的那种文化活力而具有的遗憾多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但是，由于我们看到的方大增图片非常有限（除了阮义忠专集之外，其他几千张至今还没面世），仅凭这些有限的资料，我们还是无法弄清一个五十多年前的中国记者何以能够如此敏锐地把握了摄影影像这种西方的视觉方式，并自觉地运用照相机记录了他所面对的生活，我们只能把方大增称之为天才的中国摄影家以表示我们的惊喜。

再看到庄学本照片时，庄学本带给我的已不仅是以上的疑惑了，庄学本的工作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受过什么样的影响？他所身处的时代把图像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重要考证手段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

他与方大增的影像是不是典型地体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像特点、文化心态、审美趣味？在那个时代，中国摄影究竟是一种怎样面貌？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方大增、庄学本、沙飞（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看到沙飞参加革命前零碎的影展影印图）放在一起来看呢？这三位摄影家的作品是不是基本能够形成一条三十年代摄影的水平线，提供令我们揣摸和研究的踪迹与线索？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从他们的图像中我们是能够看到一种共同的对社会生活关注的目光，看到一代摄影家年轻的理想与信念，看到他们在图像中所体现出的敏感与活力，看到那个时代整体的图像水准。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不同的工作方式。

但是，最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看到当时已经在世界上声名卓著的记者王小亭的图片（除了他的那张“被日军轰炸的上海火车站”之外），还不知道更多的摄影家存在和大量的图像存在。我们还不能切实地对这个时期的摄影状况进行判断。但是，凭借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图片以及《良友》画报，我们还是能够大概了解中国的社会纪实与报道摄影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世界摄影的差距至少还不像八十年代初期之前那么大。甚至说不定三十年代的摄影也与三十年代的文学、美术、音乐、电影一样，同样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灿烂的文化风景。

那么这种水平又是怎样形成的？至今我还没有直接从当时的文本中看到对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摄影家的介绍，也没有在当时的艺术摄影杂志中发现有关摄影理论及摄影史论的文章。杂志刊登的文章几乎全是关于摄影技术方面的。但是，《良友》画报中英文双语并用的图片说明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信息，它至少告诉了我们，在那个年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并不

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不畅通，尽管那时候的通讯还不够发达。

而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则应该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相关。方大增、庄学本与参加革命前的沙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把镜头对准了社会的普通民众，都几乎是本能地对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限的资料告诉我们，他们三人都是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生命轨迹其实正好从不同的向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信念与理想。方大增消失在战场上，沙飞参加了革命队伍，而庄学本则立志于边疆民族考察。

## 庄学本的双重价值

庄学本的图片是其中最具有艺术与人类学双重价值的。

当初对庄学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早年出版的《少数民族摄影作品选》中的肖像。因为对那些肖像的记忆，才会在2001年的时候翻开了民族画报资料室那一本本发黄的小册子。而今我有机会看到他数千张照片时，最震撼我的仍然是肖像。搜寻记忆，似乎还没有哪位中国当代摄影家的肖像作品像他的这些作品一样对我具有那么深刻的震动。我想即使就仅凭这些作品，庄学本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

那一张张面孔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只要凝视就会被深深地打动，哪怕目光只是匆匆掠过，你都无法不驻足停留。我们被触动的是内心的柔软之处而不仅仅是眼球。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像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族男人而独自存在的？

肖像是摄影中最具有检验力也是最有难度的摄影方式，那些面孔总能让人窥破一个摄影者与被摄影者的关系、摄影者的心理与姿态。肖像其实是横隔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堵高墙，要跨越表面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没有长时间的交往，没有敏锐的体察与感悟，没有一种从心而发的情感恐怕是做不到的。拍摄肖像实际是一种相互的感应、触发与开启。

对于庄学本在艺术上的造诣我想与天赋有关。而令我感兴趣的另一面则是他的工作方式。庄学本似乎在掌握了照相技术之后，便一直坚持社会考察的摄影方式。

从庄学本的儿子庄文骏于1981年9月写的一份“庄学本传略”中，我们得知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的郊区农村，在十五岁的时候从浦东乡下来了上海，十六岁开始做练习生和职员。决定他这一生的行为是：二十一岁时“参加了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一路进行社会考察，访问文艺、教育界知名人士。”虽然这次行动因时局不稳，到了北京之后而未能如愿，但是行程中的见识和经历，对于他的影响是重大的，也许是根本性的。庄学本在他的《羌戎考察记》里写道：“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祖国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理想与愿望。而边地富于冒险而神秘的想像，对于一个城市青年的吸引力应该是巨大的。我们从方大增不多的作品中不也看

到了蒙古牧民和藏族喇嘛么。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双重因素，形成了庄学本一生的摄影方式。

庄学本有幸生在中国文化繁荣的时期，文化环境对他摄影的影响应该是直接的。从资料上看，三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是中国报刊的繁荣时期，不但出现了许多以图为主的画报，还出现过报纸图画周刊热。其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杂志当首推1926年在上海创刊的《良友》画报。《良友》早于著名的美国《生活》周刊十年，在它创刊两年后，世界上凡有侨胞旅居之地，皆能读到《良友》画报。

1932年9月15日，上海各大报刊登出了一则新闻，大字标题是：“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今日出发。蔡元培先生曾就此举写文章称赞：海禁大开以后，各国的学者到内地探险考察的，不胜数……我国人士对此，尚无自动的组织，可称遗憾。良友公司自创刊《良友》画报以来，以图画之力，介绍我国的国情风俗于海内外，成绩昭著，久为识者所钦佩。现在又组织摄影旅行队，将遍及全国，采取壮丽的山川，纯美的风俗，以及种种新的建设，都收之于印画，宣示世界，以为文字宣传的佐证，其目的远大，实堪称赞。”（《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马国亮著，三联出版社出版）

《良友》画报几乎每期都有人文地理专栏，在它的出版历史上，唯一一本专辑就是1940年9月号由特邀记者庄学本拍摄和撰写的“新西康专号”。而在此之前，庄学本就已经做过几个专题了。据庄文骏先生说，他父亲在边地拍摄的经济来源一部分就是《良友》画报的稿酬。《良友》不仅影响了庄学本的工作方式，也成为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三十年代的报



刊的繁荣，一定也带来了图片环境的繁荣。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只看到了庄学本的部分图片，而当时服务于媒体的摄影者和《良友》画报图片库的那几万图片却不知何处？！

庄学本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拍摄性质决定工作方式，庄学本没有像我们现在一些以社会考察方式工作的摄影师那样走过一条从艺术创作到社会工作者的路。摄影于他，自然、直接、朴素得就像是一种记录。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的记录。难得的是他的考察对象不仅有平民，还有统治阶层和贵族，他的目光不仅涉及当地人们的生活形态婚嫁丧葬，还涉及税收制度与教育。他不是猎奇者，而是一个态度严谨、工作深入的考察者。他不是居高临下的侵入者，他努力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在情感上走近他们，从精神层面认识他们。庄学本在他的《十年西行记》里这样写道：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有自诩同胞为‘野番’者，实居大谬”。正因为如此，他的图片与西方考察者所拍的图片才体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根本差异。在西方摄影者的影像中，这些边地的人们几乎千篇一律的目光呆滞，表情木讷，衣服破烂不堪，实属“野番”。庄学本的照片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一种优雅、美丽与尊严，无论贫与富。应该说，庄学本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另外庄学本的工作成果也不只是图像的，还有文字的。他因故滞留西康省十年中，采集了流传于康藏民间故事、神话等近三百篇。他还出版了《西康彝族调查报告》、《羌戎考察记》等。在《良友》画报的专辑里，他对西康省从政治、军事、教育、交通、自然资源、地貌、民族、宗教、婚丧习俗、民间艺术、劳作方式、农作物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实际上庄学本的这些工作成果已经超越了摄影家的工作范围，对于一个没有学术背景的摄影者来说，这样的工作实属不易。

通过庄学本的图像，我想到我们在中国摄影史研究中一个空白：图像在社会考察中的作用。这个地带一直是我们的视野中的“白地”，而这个地带也许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等待我们发掘。

今天当我们得以面对这个远离我们而去的摄影大师，有许多值得深入调查和寻找的东西，也有许许多多的遗憾。我们将怎样认识和评价庄学本？我们将怎样从庄学本、方大增、沙飞的摄影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摄影史进行怎样的追寻？发现一个尘封的人物也许偶然，但是，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光亮应该成为烛照黑暗的指引。也许，被遮蔽和遗忘的摄影家还有人在，也许，在那些逝去的年代里，中国的纪实摄影水准并不太多地弱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也许，对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纪实摄影我们应该重新进行全面的整理和认识，也许，中国摄影史还有许多的空白……

# 庄学本传略

· 庄文骏

庄学本，男，汉族，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4年去世，国民党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庄学本拟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署进藏考察，到成都后因专使不允，入藏计划落空。便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办理旅行护照，前往当时被诬为“吃人野番”居住的果洛草原考察，考察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和撰写的游记，由《中央日报》、《申报》、《良友》画报连载，结集为《羌戎考察记》，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同年在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

1935年至1937年被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为摄影师。随专使行署经西宁、果洛到玉树。此行拍摄了九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举行的盛大法会，又利用旅途间歇考察了蒙、藏、土、撒拉等少数民族。旅行的见闻，以“西游记”、“青海旅行记”等为题连载于《良友》画报、《申报》。卢沟桥事变后，一心想回上海参加抗战，只走到康定，上海便沦陷。

1938年在成都报考军事学校——航空机械学校未被录取。正逢西康建省，即受聘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参议，次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改称顾问，从事

民族考察。先后考察了西康的藏、彝、普米、苗、傈僳、纳西等民族。

1938年先到丹巴，考察大金川流域的嘉绒，又到越西田坝考察彝族。1939年初作为邮差的伙伴，进入时称“彝族奴隶社会中心”的昭觉城。又经盐源进入极富神秘色彩的“喇嘛王国”木里。南行到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永宁泸沽湖。返程经九龙回康定。一个月后又携帐篷西行经理塘草原，到有“关外苏杭”之称的巴塘拍摄藏戏，又顺金沙江南行到得荣，再从白松折返，经义敦到巴塘，原计划沿金沙江北上德格考察，终因突发“甘孜事变”受阻。

这一时期的成果包括：西康省政府出版的《西康彝族调查报告》，《良友》画报“新西康专号”和“西康影展”。“西康影展”于1941年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城市举办，图片涉及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吸引观众十余万人次，观众包括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官员，以及郭沫若、黄炎培、许寿裳等进步人士。

前往西藏考察是庄学本的宿愿。1942年康藏贸易公司开通了印度往西藏的驮运业务，遂加入公司，常驻印度加尔各达，任务是采购西药、布匹等货物经西藏内运。但终因印度政府不肯签发护照而不能实现去西藏的愿望。在印度期间拍摄的作品集《西竺剪影》，于1945年在印度加尔各达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阔别十年的上海，整理出《十年西行记》等图文作品。1948年在南京、上海、杭州举办“积石山区影展”。编写《康藏民间故事》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庄学本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先后受

到毛泽东、朱德接见，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出访，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摄影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先后考察了四川、西康、云南、广西、贵州和内蒙古、东北等民族地区。作品发表在《民族画报》及相关图书报刊上。

庄学本1965年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在“文革”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1975年“平反”，时已中风偏瘫。1979年携病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1980年，《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4年，庄学本因病在上海浦东家中去世。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上万幅西部少数民族的影像作品、收集整理的人文资料，时至今日已损失过半，尚存部分现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处。









■ 嘉绒少女 四川 理县 1934